

板寸男团：援鄂战“疫”的“最美男护”

本报记者刘宇轩

在江苏省第三批援湖北医疗队中，有四名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男护士，受到舆论的特别关注。有媒体报道管他们叫“板寸男团”，也有网友直呼他们“最美男护”……

“当时我们要去武汉，有30多家医疗机构在禄口机场会合搭机。现场人很多，也有不少媒体。我们四个着装统一，都戴着红围巾，剃的那种接近光头的板寸，不少记者就围过来采访。”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顾德玉说，后来照片上了网，四人就不知不觉多了个“板寸男团”的绰号。

从2月2日出发，奔赴武汉抗疫第一线，到4月12日返回，71天里，顾德玉和他的同事郑智宙、高伟、邓猛四人头顶的“板寸”已逐渐茂密。发量的增长，不仅是4名青年男护职业生涯迈向从容的写照，也是ICU里医护人员与病魔争分夺秒的见证，更是各地医疗队援助湖北聚沙成塔的缩影。

“本来烫了头打算过年相亲……”

4月27日，记者来到郑智宙的家。前一天，郑智宙和其他三位男护一样，结束了从武汉返回南京后的14天隔离观察。同行的摄像记者建议他摘掉口罩面对镜头，郑智宙这才脱掉口罩，还从兜里掏出一张证明，上面盖着社区和医院的红章。

早在年前，获知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后，中大医院就预先给医护人员做感染防控的专题培训。所以，当接到院里的援湖北倡议时，郑智宙和同事们并未感到事发突然。

“也没交什么请战书，护士长在微信群发了个召集倡议，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把名字发出来，像接龙一样。我反正不是第一个，但看到信息就接了上去。”郑智宙说，没激动也没害怕，就感觉自己该去前线做点什么。

中大医院发出倡议时是2月1日，当晚个别医护人员还值了夜班，第二天就随江苏省第三批援湖北医疗队奔赴武汉了。

四名男护中，有三名已晋升奶爸，只有顾德玉还单身。年前，顾德玉回了一趟安徽老家，烫了个时兴的发型。舅妈还给他介绍了个漂亮女孩相亲。本约好第二天见面，不凑巧的是，院里一个电话通知大家回南京集结，准备支援武汉，顾德玉没想太多，火速返回，相亲就此也没了下文。

顾德玉发质比较硬，平时都通过烫发软化，打理出造型。“打记事起就没剃过板寸，当时还纠结。但想到去武汉后，头发太长，每天要花太多时间清理，穿防护服戴帽子也不方便，甚至容易被病毒附



▲板寸男团四人出征前在机场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着。”

想来想去，顾德玉和三位同事最终还是决定剃板寸。过期间，理发店都没开门，他们就请院领导和同事们帮忙“操刀”。

剃头发、交接班……因为走得匆忙，医护人员几乎没时间收拾个人物品。留守院里的同事便七手八脚地为他们整理行囊。

郑智宙清晰记得，自己就从家拿了三件个人物品：身份证、手机、充电器。“院里给每人发了个行李箱，塞得鼓鼓囊囊的。等到武汉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百宝箱一样，拖鞋、口罩、消毒洗手液甚至连指甲刀都有。”

他们的工作：护士、护工、保洁

抵达武汉后，“板寸男团”一同被派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。在重症隔离病房里，四人每天要面对的是新冠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，很多都伴有基础性疾病和复杂的并发症。

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充当三个角色——

护士：观察病情变化，按医嘱给患者做治疗；护工：患者的日常作息饮食，大便小便、翻身拍背，所有细致入微的照料；保洁：顺带做好病房日常清洁工作。

“网上流传的火神山、雷神山医院一个月花一万八雇保洁，这很真实。风险很高，确实很少有人愿意干。有的保洁一天就上四个小时班，早上来一趟就回去，人家也担心。”顾德玉说，他完全能理解，大家都有家人，自己能在病房里多担一份担子，就能让别人少冒一分风险。

穿防护服的滋味不好受，而且一穿就是四到六个小时。“那感觉，就像贴身穿着雨披，工作时好比在大雨里跑步，外面和里面都在下雨，透不过气来。”由于长时间闷热出汗，郑智宙的手、脚、大腿内侧都起了疹子。

“刚到武汉时没经验，工作前水喝太多了，中间就容易出汗、想上厕所。后来进入病区前4个小时不吃东西、不喝水，不用上厕所，汗也少很多，加上再涂一点药，湿疹慢慢好了。”郑智宙和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宝贵的时间留给病患，有的医护人员甚至还随身准备了成人纸尿裤。

来时提心在口，走时魂牵梦萦

甘肃援鄂医疗队的武汉情缘

本报记者梁军

许多年以后，当蔡辉站在天河机场面前，准会想起自己带领136名队员落地武汉的那个下午。当时，他临危受命，担任甘肃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，带领全省挑选的医护尖兵，紧急驰援武汉。

来过无数回武汉，这一次，他看见天河机场空空荡荡，市区昔日的繁华与热闹不再。蔡辉历经青海玉树地震、甘肃舟曲泥石流、甘肃岷漳地震等多次灾害救援，但初抵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“深红区”，他心里还是没底。

“发热病人太多了，我们身边的同事，一个个病倒了。”武汉市中心医院主管同志的话，让蔡辉意识到这次疫情形势的严峻。

1月28日至3月24日，甘肃省第一批、第五批、第六批医疗队累计456名医护人员连续奋战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。面对严重的疫情和复杂的环境，他们共管理床位192张，累计收治患者229人，其中重症42人，危重症13人。直到圆满完成各项任务，才离开武汉。三支医疗队做到了科室医护零感染，安全生产零事故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与武汉结缘。记者问4位医护人员：何时再重返武汉？答案几乎一致：明年春天，樱花开时，带着家人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走一走，看一看大家曾经奋战的地方。这座英雄的城市，令他们魂牵梦萦，成了抹不去的记忆。

提心在口

1月29日，蔡辉带领着白衣战士们来到这里，成为最早一批进驻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医疗队。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，是最早接收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之一。

蔡辉说，在武汉的53天，他每一刻都提心在口。工作第三周，一名护理人员做穿刺时，视线被护目镜雾气干扰，一针下去扎穿了防护手套，不仅手被扎出血，还发生了职业暴露，经过紧急处理，幸好没有被感染。

当时，数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，一线的防护服消耗量大，“防护服只够今天穿，明天的物资在哪，不知道。”2月7日下午4点多，蔡辉接到一个紧急指令。上级希望，甘肃医疗队抽出一支骨干力量，前往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，接诊重症患者。

2月8日，30名队员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。那天，正好是元宵节，我们这支队伍被分成两拨，汤圆是分开吃的。”蔡辉说。

在这场战“疫”中，蔡辉目睹了生命的逝去。再忆武汉，他的声音不禁颤抖。武汉市中心医院附近有一家养老院，很多老

年患者被陆续送来，包括不少失能和半失能老人。

2月13日，病区来了一名68岁的女性患者，患者儿子向蔡辉央求：“父亲刚刚去世，拜托大夫，一定要保住母亲。”老人患有新冠肺炎，伴有脑梗、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和并发症，但当时医院一床难求。蔡辉的父母也是因病去世的，对家属的焦虑，他感同身受。他想尽一切办法，为老人找到一张病床。“老人十多天后出院了。她笑着感谢我们，想请我们去家里做客。她还不知道老伴已经过世了。”蔡辉哽咽了。

我们感动别人，也被别人感动

发烧38.6℃！看到体温计的数字，虎维东第一反应，自己有可能被感染了。

虎维东是甘肃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医疗组组长，主管后湖院区16、19两个病区的医疗工作。这里共有80张床位，一直是满负荷运行。职责在身，他几乎每天都进病区，长期处于劳累状态。

“当时身在武汉，每天又接触新冠肺炎病人。所以发热后，我全身都紧张起来。”虎维东回忆。

除了发烧，还有浑身乏力，肌肉酸痛，眼睛胀痛。回到公寓，他吃了西药，服用了预防新冠的中药，及时向队长蔡辉、副队长张亦兵汇报了情况。

虎维东做了核酸检测和CT检查，在没有排除感染之前，为了防止发生交叉感染，虎维东自我隔离，靠着方便面度过了煎熬的四天。即使在自我隔离期间，他仍通过电话、微信协调工作。

发烧第二天，虎维东写下遗书。离家时，虎维东瞒着高龄的父母，家里还有准备高考的孩子。此时，他想到了最坏的结果，就在遗书中安排了家事。

直到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，CT影像正常，虎维东才知道这是虚惊一场。“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，体力透支严重，受凉感冒了。”他说。

蔡辉、张亦兵根据实际情况，将医疗队分为医疗组、护理组和院感组，医疗组、护理组再分若干小组。在两位队长的指导下，虎维东很快制定了病区隔离病房工作流程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完善诊断和分型标准、诊治规范、出院标准，规范了病区诊疗工作。病区实行严格的交接班制度，医护人员必须在重症、危重症病人的床边一块交接……

“这样按组分开后，队员能合理调休。”虎维东说。

这次支援武汉，虎维东遇到了许多令他感动的人。初到武汉时，防护用品还十分紧缺。6位身穿防护服的志愿者开车来到医院，送来300套防护服和6000个口罩。因为捂得严实，虎维东没能认下他们的面孔，对方也没有留下姓名。但感动铭记于心。



奔赴前线 新华社发 崔晓琪 作

“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防疫物资源源不断送来，不仅是我们支援武汉，全国人民也在支援我们。各行各业志愿者们不怕危险，不求回报地奉献，是我们能圆满完成支援救治任务的重要因素之一，也是全国能迅速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重要原因。”虎维东说。

武汉人民的坚韧顽强，也在虎维东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有位69岁的男性新冠肺炎患者，双肺广泛病变，呼吸衰竭，咳嗽剧烈，面部发紫，一进病区就是重症患者。虎维东和医护人员评估了病情，制定了医疗方案。然而，患者第二天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呼吸衰竭反而加重。“我们再次全面评估病情，调整治疗方案。几小时后，患者症状逐渐缓解，然后病情一天比一天好。”虎维东说。

“刚入院时，由于呼吸困难，患者一句流畅的话也说不出，但是从表情和言辞看，他紧张不安，也很恐惧。”虎维东说，“他反复告诉我们，‘我不怕死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我很爱女儿，很爱自己的家，我要为自己家人活下来。’”

对家人的牵挂，成为很多患者与病魔斗争的“铠甲”。“正是这种生存的勇气，鼓励他们积极配合治疗，直到最终治愈出院，与家人团聚。”虎

高伟告诉记者，平日里给血管穿刺不戴手套，很顺手。但在武汉隔离病房，最少要戴三层橡胶手套，找血管就没那么清晰，生怕一针扎不进去。

让高伟难忘的是，有病人嘱咐他说，你慢慢来我不怕疼，当心扎到自己。在那种情况下还能考虑医护人员的困难，听到这话时高伟一时哽咽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对四位男护来说，他们不仅要负担患者的病情护理、饮食起居，更要给没有家属陪伴的患者予以心理抚慰。

在顾德玉的印象里，他接手的一位病患胡女士，大年初一就被送医，因病情变化，辗转了好几家医院，家属已然联系不上。当时她戴着呼吸机，使用镇静药，无法正常交流。直到4月2日拔出插管，才能自主呼吸、说话。当时顾德玉就想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她家里人。

“病历上找不到家属联系方式，胡女士一连报了3个她老伴的电话，都是错的，直到第4个才打通。一句话没说完，电话那头另一位老人早已泣不成声。”后来老人告诉顾德玉，自己两个月来第一次得知老伴的消息，他心里非常挂念，但又怕接到噩耗，生怕是社区或是殡仪馆通知他去料理后事。

顾德玉接手的另一位54岁男性病患，刚入院时呼吸困难，下床走几步就要大喘气，对医护人员也极不信任。“用南京话讲，比较‘夹生’，要求很多，动不动发脾气，讲道理也不听。让他在房间里戴好口罩、关上门，他偏要对着干。”顾德玉说，面对性格急躁的病患，他们尽量少说多做。

经过精心救治和护理，约三周后，这位患者康复了，出院时他想和“板寸男团”合影留念，并说了很多道歉和感谢的话。“我们在病房里拍了小视频，他举着小国旗说要唱一首《歌唱祖国》感谢江苏医疗队，感谢国家。”顾德玉说，听他中气十足地唱响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”的那一刻，大家眼眶都湿润了。

在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援湖北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他们接管的中法新城院区重症隔离病房内的77位新冠肺炎患者，最终全部康复，无一死亡。

“在武汉两个多月，说不想家是假的。”出征前，郑智宙的女儿还不满两个月，在武汉时，他几乎每晚都要和家人视频通话。

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确诊数据的变化，刚到武汉时数值不断上升，后期开始下降。三四月份时，心里开始盘算什么时候能回家。盯着确诊数字今天降500，明天降1000。感觉每治愈一位患者，我们就离家更近了一步。”

守护英雄之城

维东说，“每一天，我们在感动着别人，也被别人感动。”

“病区有一对母子，母亲已经治愈，却迟迟不能出院，原因是肾移植术后的儿子核酸持续阳性。”刘晓菊说，这位母亲80多岁，其他家属都在隔离，如果出了院，就没有人照看，她只能等着和儿子一起回家。

刘晓菊说，武汉之所以被称为英雄之城，是因为千千万万个有不同身份、不同经历的平凡人，皆为举国抗疫奉献小我。

接送医护人员的公交车司机，无论医护人员凌晨几点下班，他们都会提前守候在楼下。在武汉市开牛肉面店的甘肃老乡，得知甘肃医疗队驰援武汉，主动给医疗队做牛肉面……

家国天下

“驰援武汉的路上，几乎每个队员都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，会不会在武汉失去生命？”32岁的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郭龙飞说。

郭龙飞回忆，在甘肃医疗队到来前，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已全员上阵。

“难能可贵的是，全院没人说过一句抱怨的话，没有一句轻言放弃的话。”郭龙飞说，看得出来，他们孤军奋战多日，已经很疲惫，但眼神里始终透着坚定。

抗疫期间，郭龙飞在后湖院区隔离病区连续奋战了50多天，负责普通和重症患者抢救。最初支援人员和防护装备紧张，他一天要在病区待上8个多小时，加上穿脱防护服的时间，累计有10个小时。嗓子常常渴得冒烟，他只好在进病区前喝点水，并穿上尿不湿。

有一次，郭龙飞在病房救治时，一个患者说嗓子痒，郭龙飞拿起手电筒筒查，就在靠近探照时，患者突然咳嗽。虽然事后确认没有感染，但郭龙飞每每想起来，都心有余悸。

让郭龙飞感到振奋的是，形势逐渐转好。住院患者数量减少，外援救治力量充实，郭龙飞和同事们的的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天6小时。

在八方支援下，后湖院区的防护物资储备已有很大改善，防护流程也日益严格。

从医院回到驻地，大家先在门口丢弃旧口罩，更换新口罩，再回各自房间。

整个房间被分成污染区、半污染区、清洁区。一进门是污染区，从医院回来脱下的衣服放在柜子后，进入卫生间洗澡；半污染区更像一个缓冲区，用来更换衣物；床是清洁区。房间内有两双拖鞋，人在不同区域需要穿不同的拖鞋。

在驻地，大家不坐电梯，而是步行上楼梯，主要是怕感染。“我们来是帮助当地治病救人。我们不能自己先倒下，给湖北武汉添麻烦。”他说。

为什么去武汉？离开兰州时，和绝大多数医护人员一样，郭龙飞也是辞别妻儿老小，递交请战书，义无反顾。

郭龙飞的爱人白雅婷，与丈夫同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工作，是一名内分泌科护士。丈夫支援武汉，战斗在一线，白雅婷一边在兰州坚守岗位，一边照顾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。

郭龙飞决定前往武汉的那一刻，白雅婷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“有担心，有不舍。”她说。

“你确定要去了吗？”白雅婷问。

“家国天下嘛。”郭龙飞说。